

芥川龙之介的“中国综合征”

□ 撰稿 | 马圣楠

那年，作为《大阪每日新闻》特派员造访上海后，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创作了《上海游记》。虽然以“游记”为题，却延续着他以小说家的眼光“观察人类”，以小说家的笔触精准勾勒。

正因此，这部以《上海游记》为蓝本、时长73分钟的影片《异乡人：上海的芥川龙之介》很难说是“电影”——一方面，影片邀请了包括熊月之、陈祖恩等著名学者在内的专家团队考证，确保在“上海史”“上海租界史”“上海风俗考证”等层面的准确，像是一部纪录片；另一方面，整部影片以作家抵达上海开始，离开上海结束，穿插见闻琐事，构思精妙，结构完整，角色饱满，构图考究，又很难仅仅以纪录片来涵盖。

现在有人把那些在电视上放映的电影称为“电视电影”，这虽然是一种无意义的生词滥造，但这一部称为“电视电影”似乎颇为准确——1921年的上海在我们眼前活了起来：如果你去一个酒吧，会看到粗鲁地踢翻卖花老人的洋人；如果你走在马路上，会看到盲眼的或者是脚上的伤口像“石榴”一样的流浪乞丐；如果你在路边吃早饭，会看到吃着大饼油条看《新青年》的芥川龙之介……这些点点滴滴，不会刊诸报纸的普通人日常，被记录在作者的文字里，再转换成影像，似乎是某种偶然，却让不同的人读出了各自的必然——1921年早春，很多人不会意识到，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在酷暑节气拉开序幕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日本有一种颇得我国“叶公好龙”真传的“巴黎综合征”。影片起了一个与法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名字《异乡人》——如果没有那个副标题，人们很容易从中想到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的代表作。不知是不是NHK编导组想暗示芥川在中



国旅行感受到的巨大冲击：与得“巴黎综合征”的日本人类似，那时的芥川龙之介大约得了“中国综合征”——当他抵达了这片诞生了他最爱阅读的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的国度的第二天，他的肠胃闹了好些时日。

作为一个伟大的作者，芥川对哪怕是最低贱的妓女、乞丐也抱着深刻的同情——真正的作家，总是心肠柔软敏感难以纾解，除非死亡，否则无法停止他对于人的关注。于是在他的笔下，我们看到了那个开天辟地前的混沌世界：烟雾缭绕的鸦片馆和红灯高照的烟花柳巷里，善恶是非，混杂不清，男女莫辨。梳着辫子的“丫头”是男娼，徐娘半老的老鸨花名“林黛玉”……观摩影片后，会有一种感受：兴许只有这个日本作家，才写出了那个时代一股即将爆发的力量。

传统东方人的情感总是沉默而压抑，然而再隐没的情感也总有表达的方式，影片里有这样一个情节：来自湖南的妓女玉兰因为情夫被枪决，来到上海落入风尘。离开湖南前往上海前，她将桃酥饼蘸上爱人的血，和血吃下，“仿佛这样，在身体的某个角落，流动着爱人的血液”。影片的最后，芥川也吃了一块这样的桃酥饼，一块染着男娼露露血液的饼——还能要求一名作家，有怎样的同理心呢？

影片遵循着《上海游记》的结构，用一种类似我国常见的“笔记”形式建构起来。这种形式之妙在于：形散而神不散。一个个散落的情节是百年前芥川在上海游走的经历：无论是时局的达官显贵，时代的新青年，还是一些以“花名”昙花一现在那个历史空间的人物……这些历史上真实发生的，本该消失在历史里的细节，是芥川龙之介用他敏感的内心与笔触，为他所爱的中国留下一幅画卷。[图]

